

(零售港幣五分)

第五十四期

納粹與共產專號(下)

國際通訊

中華民國三十年六月廿五日

International
Correspondence

章雲陳 人印督

者版出
社究研題問際國

者刷印
司公刷印書圖南西

處訊通
號百九箱郵港香

處售經總
局書公大港香

德蘇平行與對立

李毓田

納粹綱領第一條載：『吾人基於民族自決權，務使全德意志人民結成一大德意志帝國。』納粹最初的外交政策，就是根據這個民族主義政策而發生的。德國於一九三五年一月收復薩爾，一九三六年三月進兵萊茵，一九三八年三月合併奧地利，同年九月割取捷克的蘇台德區，一九三九年三月合併美爾，凡此都可做這個民族主義政策事實上的說明。

惟到一九三九年三月德國把捷克整個滅亡後，這個民族主義政策便不適用了；於是，霍斯浩費博士(Dr. Karl Haushofer)的地政學觀念——所謂德意志民族生活圈，遂代之而起。霍斯浩費，是德國地政學院院長，手下有一千專家。他是惟一能够統治希特勒思想者。德國這次征服歐洲，即都遵從他的

指示而成功的。他著有『太平洋地政學』(The Geopolitics of the Pacific Ocean)，『軍事地政學』(Military Geopolitics)和『世界民族社會思想』(National Socialist Thought in the World)諸書。照霍斯浩費的計劃，是把全世界分成做四個生活圈：即(一)歐洲，(二)蘇聯，(三)東亞，(四)美洲。德國對於以上各生活圈，雖然維持其存在和容許其自由，但必須承認納粹的世界觀和接受納粹的政治機構，最終目的，仍不外企圖建設納粹的世界聯邦。

蘇聯到一九二一年雖然因爲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試驗失敗，不得不與資本主義國家謀求妥協，努力與周圍各鄰邦訂立『中立』和『互不侵犯』條約，但是，我們若一從事實上去檢討，蘇聯並不是真正『中立』和『不侵』的：爲什麼佔領東波蘭？爲什麼攻打芬蘭？爲什麼併吞立陶宛，拉脫維亞，愛沙尼亞？爲什麼割取羅馬尼亞？爲什麼製造『外蒙古人民共和國』？爲什麼與侵略者日本訂立交換承認『滿』、『蒙』兩個傀儡組織？一言以蔽之，無非在求蘇聯領土之擴張。這與德國征服歐洲舉動並無不同。

復次，前月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機關刊物上，有『歐戰之性格』一文，內稱：『布爾什維克，對於所有的戰爭，並非反戰挑戰主義者。若是爲防衛祖國乃至正義戰爭，無論何時都要拿起武器去對付的。所謂祖國，是指的全世界工人社會主義的祖國，就是蘇聯。所謂正義戰爭，即爲擁護此輩工人之利益的戰爭。蘇聯國民雖不想戰爭，但如被周圍資本主義國家所包圍時，那麼爲防衛祖國(蘇聯)，便不得不去擴充陸海紅軍之戰鬥力，強化國防了。』蘇聯爲全世界工人社會主義的祖國，這本是列寧所倡，但是史太林更聰明的，是把各國共產黨乾脆造成蘇聯的赤色第五縱隊。現今蘇聯當局，口口聲聲『防衛祖國』，『強化國防』，『擴充陸海紅軍之戰鬥力』，這與德國及其他資本主義國家高唱建設高度國防國家，也無異致。

所以我們若單從推翻現狀，征服世界這方面講，德蘇兩國當然是平行的。不過，德國是想把世界納粹化，蘇聯是想把世界赤化，一方面的成功即他方面的失敗，因此，兩國臨到最後階段，便非平行，而是對立了。

納粹綱領第三條載：「德意志為扶養民族及移殖過剩人口計，應予有土地（殖民地）之要求。」這裏所謂土地，依照希特勒 *Mein Kampf* 第十四章（東方政策）和前外長羅森堡（Rosenberg）所說，就指的是蘇聯烏克蘭。須知反蘇主義，原是德國外交政策第一前提。

一九三九年八月，德國與蘇聯簽訂互不侵犯協定，撤換反蘇的外長羅森堡，而改任親蘇的里賓特羅甫，一九四〇年九月又與日本簽訂同盟協定。這在一般看來，好像德國外交政策是一百八十度的轉變。其實不然，這完全是德國一種暫時手段；因為依照霍斯浩費征服世界的計劃，蘇日應該拉做德國的暫時助手的。霍斯浩費的計劃，以為德國征服歐洲後，便可征服美洲和太平洋了。蘇日這兩個暫時助手，一個可使之攻美國的阿拉斯加，一個則可使之驅逐英國在太平洋的勢力。可見德國對蘇日，完全是暫時利用，絕非誠意合作。當德蘇簽訂協定時，史太林的政敵托洛斯基曾預測：「納粹在西歐成功之日，便是回師東指攻蘇之時。」這並非武斷，而是極有根據的。

德國用心如此，蘇聯不是傻瓜，當然它也有它的打算。史太林還不是採取列寧的戰術，即由挑動國際戰爭以導入國內內亂，由挑動民族戰爭，以導入社會革命，蘇聯方好坐收漁利。

第五十四期目錄

德蘇平行與對立

納粹·法西·與共產之共通性

希特勒眼裏的英美

謹防蘇聯（下）

共產國際的幾次轉向（下）

這就是蘇聯所謂「中立」「和平」的真義。

前者蘇聯最高委員會主席加里寧在對紅軍政治學校訓話時曾謂：「我們是被人包圍的堡壘。我們的堡壘固然偉大，佔世界六分之一，但是世界上其餘的六分之五都是我們的不共戴天的大敵。」其他蘇聯官方也常常發表他們的宣傳謂：「蘇聯是世界上惟一獨自存在的社會主義國家。除蘇聯外，一切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國家。無論資本主義或帝國主義國家，統通是蘇聯的敵性的國家。在這些敵性國家戰爭中，蘇聯雖不參加，但是在防衛社會主義祖國的理論上，天天擴大的新世界戰爭，是有其特殊意義的。」（見上引「歐戰的性格」）這裏說得明白，蘇聯在世界上絕無友邦，一切國家都是它的敵人，德國當然不會除外。蘇聯現在對德國有兩種念頭：一是希望德國常此與英國戰下去，誰也不獲勝，雙方都戰到筋疲力竭，方不致危害蘇聯；一是希望現在歐洲被征服的人民，將來會恨惡德國，轉而寄望於蘇聯。

以上這是兩國基本的對點。這個對立點，是從一九四一年開始，逐漸惡化。這可從以下事實證明之。三月一日，保加利亞被迫參加三國同盟，同時德軍入保，而蘇聯即於三日由塔斯社發表聲明，對保態度表示不滿，此其一。三月廿五日，南斯拉夫被迫參加三國同盟，未幾南國政變，德軍於四月六日開始向南、希進攻，而蘇聯即於前一日（五日）發表與南斯拉夫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此其二。南、希被侵，土耳其發生危機，尤其影響到蘇聯所最關心的蒲斯布魯斯和韃靼納爾兩海峽，三月二十四日蘇聯趕快發表重申蘇土互不侵犯條約宣言，並且隨之實施黑海艦隊演習，向土國邊境派遣大批軍隊，舉行示威，至今尚有相當兵力駐紮未去，此其三。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人民委員長一席原有以史太林繼任傳說，惟久未實現。今則突於五月六日發表人民委員長兼外長莫洛托夫改調人民副委員長兼外長，而以黨書記長

史太林調任人民委員長。五月二十一日莫斯科各報重申蘇聯外交政策，謂凡有危害蘇聯利益者，將迎頭予以痛擊；還有改革兵制，全國實行總動員等等。這顯然是象徵對外將有重大事件發生，此其四。四月十三日蘇聯與日本簽訂所謂中立協定及六月十一日簽訂商務協定，此兩協定，一方固在鼓勵日本向美國挑戰，一方却是爲防備將來德日東西夾攻。此其五。自歐戰爆發後，英蘇關係，從無轉機，惟至本月以來，雙方忽成立協定。（六月七日倫敦電）英駐蘇大使邁斯基並且謁英首相艾登，聲言保證蘇聯目下決不與德進行經濟，政治，軍事或其他任何談判，且德蘇間目下也絕無秘密協定之事云云，此其六。統括起來說，前三項可以看出蘇聯對德國威脅所做的反響，後三項可以看出蘇聯是在做內政上外交上抗德的準備。最近德軍向蘇聯邊境開入消息，雙方已經聲明承認其事，惟目的如何，各方推測不一。大體共產黨方面仍抱蘇聯最偉大德軍不敢正視一貫態度去推測，以爲德國要想與英謀和，爲投英人心理所好，故先反蘇。中立方面認識事實，以爲德國在威嚇蘇聯，使其對經濟上和對近東軍事上讓步。我們根據上述研究，當然以後說爲是。

總而言之，德蘇有時是平行，有時是對立；惟就現今國際局勢觀之，平行時代是過去了，此後只有對立或一方屈服。——（六月十八日）

納粹，法西與共產之共通性

Hermann Rauschning

本文說明納粹，法西，和共產的理論雖然種類繁多，但在根本性質上它們還是相同，即完全專制，完全破壞。原文見「德國的毀滅革命」，第五八至六二頁，作者爲前坦澤自由市議長勞司寧。

編者誌

納粹主義最初出現於我們眼前之時，不但條理縝密，而且挾有它自己的首尾完具，規律嚴明的哲學。如果我們把這樣子的一種運動看作一種並無學理根據的革命，那似乎是令人難以置信的，並且是不合邏輯的事情。然而我們要想結束目前的德國戰爭形勢，對於這種的事實認識却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

要把德國人從他們的流行信念中解放出來，而讓他們理解所謂國社主義的哲學，其實並沒有具備一套學說的性質，並不是一套關於德國革命的言之成理的原則，這當然是很困難的。而我們若說，就是國社黨徒往日所表現的大日耳曼主義，在今日德國所追求的目標中，也已經不復佔據很重要的位置，我們固然可以找到很多的證據，證明國家主義者所追求的鵠的，對於德國現政府的內外政策，很有影響。可是目前的「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革命並不是以這些國家主義者的趨向為範圍，這些趨向祇能代表國社黨最初爭取政權時的形態。換言之，祇有在最初的準備階段中，它們被採為爭取國民擁護的招牌。那時候的國家主義者所做的煽動民衆去把德國從「凡爾賽和約」的苛酷條件解放出來的功夫，已經被今日的國社黨人收到了所生的利益。就連在德國的軍民領袖人士中所流傳着的軍國主義和大日耳曼主義的理想和欲望所產生的利益，也被他們接收了。然而這些理想，主義和欲望，却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全部目標。國社黨人祇利用它們所生的效果去作散播革命情緒之用，而該黨的目標則遠在它們之外；到了今天，他們更把這些東西看作次要的元素了。國家社會主義並不是一種社會主義的運動，而是一種革命，一種破壞的進程，甚至把國家主義者的概念和他們的成就都給破壞了。該黨所得於國家主義者的外表的好處是它以一種國家主義的立場來開始它的運動，並且在國家主義派的旗號之下去做成它的對內和對外的初最幾步的成功。

我們必須充分認識這種近代的無學說的革命運動的全新的特質。我們還要拋棄下述的觀念，以為到

今日還吸引着國社黨的黨徒們與反對者的注意的那些東西，還能代表着目前在德國所發生的事情的主要元素。我們必須認清更爲切合於目前的實際情況的，其實我們現在正看到一個運動的起點，它將來的發展的可能性，在目前還不能計算出來。而就眼前的事實看來，它其實只是一種破壞，對於公共秩序的舊元素的銷毀與溶解。它對於一切爲它的勢力所能達到的東西，目前正在逐一加以摧毀，它具有怎樣的積極的性質，以及在它所要建立的那種新秩序中，它將要具有怎麼一種機能，這是無人能夠加以預測的。那些把它們希望寄托於國社主義的反動的特質的人，也將不免和那些真純的社會主義者同樣地受欺。這些社會主義者沒有認清它的虛無的，革命的特質，因而在他們的奮鬥中不知不覺地走上了南轅北轍的途徑。

國家社會主義不僅是破壞了勞工階級的成就和它的過去的勢力——只這件事實便已够證明它是一種反動派的運動了——它并且摧毀了資本階級和往日的統治階級的政治的和社會的權力。它目前還正在進行着這些階級的經濟地位的推翻。由是國社黨的革命至少總包含着兩種運動，其一是社會的革命，其二是反革命。可是這句話却又包涵着如下的意思，卽就這兩個名辭的嚴格的意義說來，它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後者。

在我們今日的時代裏，事實上已經不會再有憑藉着一種學說而從事解放的革命。而在虛無主義的範圍裏，更不會有何學說，虛無主義原是排斥一切的學說的，結果它一定要依着它自己的一種特殊理論而發展爲一種絕對的專制主義。從列寧主義——它的背脊骨其實是對於人類理性的一種不可動搖的信念——發展到斯大林主義——它其實是一種徹底的虛無主義的現形——的途徑，從論理學和歷史上說，都是勢所必至的，在過去的二十年間，人類的政治上的評價標準，連最後的一種都被完全推翻了。而這種

理論，不管它是國家主義派的還是社會主義派的，都已經成爲過時的與全無意義的了，以及我們目前所要做的事情，祇有專心一志的去爲革命運動的本身而擁護革命運動，這種運動的本身便是它的意義和目的，而且會引到一種新的，未知的，危險的人生。總之，不管要耗費多大的代價，這種饒有生氣和活力的人生是必須達到的。這些青年早已在這幾種革命運動中認出了牠們的破壞一切的共通點，於是乎他們不再注意於這幾種運動的理論上的差別點。他們早經越出了國家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狹窄的界限，但同時也抹殺了那種認「公平的」社會秩序爲人生快樂的源泉的武斷的理論。他們認人生的意義在乎冒險，人生的目的在乎予智自雄，人生的手段在乎暴動，人生的正鵠便是一個稱雄於全世界的極權主義的帝國。

(慨忱譯)

希特勒眼裏的英美

Hermann Rauschnig

這篇文章是從勞司賓的新著『民主的自救』譯出來的。作者指出民主國家不但要打倒德國的軍力，而且應該把獨裁政治所代表的虛無的世界革命，新專制，新官僚制度，一筆抹殺。本文見該書第二六至三八頁。

——編者識

對英國的誘惑

我們要記住，希特勒對英國的真正態度到底是否值得讚許。因爲至低限度，在過去十年間希特勒充分地知道，如果英國的勢力被擊破，德國就會成爲統治世界的強國。希特勒建議與英國和解向來都具有

誠意，他沒有和英國作戰的願望，更不願和她的帝國作戰。希特勒認爲那是德帝國的一個根本錯誤的政策，容許德國和世界「崛起」與「垂斃」的列強作戰。希特勒和他的親信議論，一有戰爭可以使英國更生而阻礙英國趨於分解，這和欲使英國早日崩潰的願望相背了，任何新的戰爭，只有進一步加強英國的生存意志，也許使英國增加新鮮的更生力量，而不至最後崩潰。和英帝國作戰，在軍事上是非常冒險的。英帝國有充分的實力元素，其力量之宏偉不能預先予以估計的。無論發生什麼事，只可以和英國本身作戰，不要和整個大英帝國作戰，因爲遲早都會引致美國向她幫助的。

因此，希特勒得到一個結論，要從內部擊敗大不列顛。英國應受和德國聯盟的束縛，內部一切改變，腐敗，而趨於沒落。這就是那著名和英國作「後進合夥」(JUNIOR PARTNERSHIP)的計劃的意思，亦即是希特勒盡其力量使英國和他聯盟的用意。

現在的戰爭是不是對於英國有利呢？我不願嘗試來答覆此問題。但大不列顛和她的自治領殖民地的前途，沒有像從前欲和納粹德國的世界革命計畫妥協那樣的嚴重危險了。希特勒一生中做了一件錯事，當某一件事可以勝利的，他應要做，反而把這件可能成功的事放過了，這個成功，當然不會招致像現時戰爭的結果。希特勒受了什麼引誘放棄他那較聰明的判斷而進行戰爭，這一點我們不大知道。大約是那一個伶俐有餘而眼光不足的里賓特羅甫勸希特勒用不着躊躇去毀滅大英帝國了——英國太過頹廢了，她不敢進行戰爭的。

希特勒那原始的由內部以擊毀英國的目標，和他在一九三三年與德國保守黨完成一項協定的戰略平行着。希特勒不願這個協定，在二年之內，就把這班保守黨人趕到走頭無路。這是一個口是心非的打擊能手；假如希特勒的「必進合夥」的計畫成功，漸漸地把英國從她的。壘堡壘逐出，這個打擊將有極大的成

績。

但是，這一回的戰爭并不使希特勒終止他的由內部征服英國的企圖。他們現時正開始着實的和新的方面的戰爭。什麼「神經戰爭」，或「心理戰爭」等，在他們看來是太過脆弱的名詞。希特勒進行計劃以破壞一個敵人國民聯合的論斷，并不難於令人瞭解的。希特勒會對自己說，大不列顛的人民和其他工業國家的人民，並沒有什麼差異之處。英國人民要求安全，所謂安全即是和平；他們要求舒適和娛樂，這就是說要有較為標準化的生存。那是很容易向英國人證明戰爭必不能避免減低生活的標準。一旦他們明白了那無謂的犧牲和一切都被剝奪，他們就會失去了戰爭的熱心。熱誠本來是很容易就消失的，而民衆的愛國心是世界上最易變的一種心情。人們如果每天受到某種原因的提示，他們就願意在短期內犧牲。可是，假如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了，而所犧牲的毫無後果，這樣一來民氣就會頹喪的。此等表現就是德國坦白承認瘋狂地轟炸英國各大工業城市的原因。希特勒會說，德國或義大利的民衆，受過極權國家嚴厲的訓練和恐怖政策，絕對不會發生叛變之事。但是一個民主的國家，它的人民可以迫使政府降服。甚至就是將近獲得勝利了，民衆仍能夠發起叛變，使政府不能勝利。

希特勒又會說，德國不會發生暴動的，但民主國家不久就要發生暴動，現時民主國事實上還未至產生革命。就如德國實行戰時經濟政策，什麼都是計口分配，這個制度，在不久以前若干方面的人就很輕蔑地說這就是德國立將崩潰的徵象，但民主國實行此制度尚嫌太遲，而規模又不廣大，所以民主國應採取德國訓練國民的方法。但民主國沒有勇氣進行到一個計劃使民衆雖然處在困境，依然能受政府統制，這就是說肆行恐怖，強要民衆盲從。於是希特勒又會說，英國人民遲早就會像法國人一樣忍受不住，聽從那些向來努力表明納粹主義并非反對人民而只是反對舊政權（ANCIEN REGIME）的人所說底話了。

這樣，希特勒就提出事實證明英法的民主主義祇是空談，不能說服德國民衆，希特勒現時所進行的是新秩序，而不是用舊的方式來征服他人。

至於其他，希特勒將斷定，截至最近止，他和各方面的人士仍保持着密切的接觸，他依然深信他的諾言和保證德國實在對於英國沒有什麼慾望。希特勒將說，大英帝國和大德國的歐洲，這二個國家可以相安無事的同時生存着，真的，這二個國家注定了要重整世界的秩序和統治世界。它們既然需要互相補助的，它們又何必戰爭呢？法國既是脫離了，而歐洲各國的舊秩序又將瀕於死亡，英德二國爲什麼還要作戰呢？英國到底在歐洲有什麼目的仍要繼續作戰？一個大負擔已經移去了，英國還不能嘆一口氣休息一下嗎？這個世界強國只有一隻腳接近歐洲大陸，然則歐洲大陸的問題又與大英帝國何干？所有英國自治領殖民地的海員和人民，他們久已慣於在廣大的空間生活，也久已失去對歐洲大陸的興趣，準備由它（歐陸）如蠟自煎好了。爲什麼還要繼續作戰呢？假如事前法國向德國輸誠好似現在她對德國降服一樣，那末，這一次的戰爭可以避免嗎？是不是這一回的戰爭完全無謂，結果不是純然一種沒意義的事嗎？是不是在全世界還未枯竭前立刻和平更好呢？難道現在進行着的戰爭不只是因爲某一個秩序裏人類藉以生存的事物完全被掃除淨盡嗎？這個戰爭是否可能的避免這一切危急的規制呢？是不是這一次懸着未決的戰爭，人們不能用一切的手段——經濟計劃，不自由，極權主義，極權國家，極權的官僚主義——予以制止呢？是不是他們因爲很難挽回的失去一切而作戰，企圖奪回自由，獨立，固有的優先權以及不能侵犯的正義和權利呢？他們是不是被戰爭驅至革命之中，這個革命他們不能勝利而只有失敗的呢？我們對於這些應要預備了外表美好的論據。敵人會從人類焦灼和願望的自然的反響中捏造一些武器出來，假如人們不予此種武器作有效的抵抗，或竟不加以抵抗，它們就足以致命傷的。假如軍事停頓了

很久，一切生存的條件惡化，生活與安全不斷地受到威脅，則這種宣傳口號傳播很遠而將一個有卓越歷史的民族予以毀滅。在這情形之下難民是絕對沒有地位的了。而宣傳口號播遞之速，好像導火線上的火燄一般。

人們很無聊地談論什麼叛徒和受收買的人。但是希特勒黨徒的陰謀，認爲在此危急存亡之秋所謂利益，名譽，愛國心都沒有什麼標準的。希特勒就利用一個階級或一個民族和那真正與重大的利益之間發生紛亂。在一切的時代和國家，人們很易就分別那一些是自己的利益，那一些是公衆的利益。在承平時代，原有一個統制輿論的機構對於一般的利益有公正的鑑別。在世界革命大變動的嚴重時期中，這種公正的鑑別元素已經不能存在了。因此，這種區分和意志的頹廢就是舊政權的死刑。

希特勒當然是依據着上面的種種論據展開他那大規模的活動。但希特勒仍然以驅逐英國的勢力爲其主要的目標。英國和德國的政治的協定，當然要屬於一切事物的自然之秩序。有此原因，在這方面的政治努力，往往獲得任何人士的贊同，一個真正的協定，自然可以保證世界在長期中得以和平。現時德國的政權自不容它對於這個協定有所阻礙，欲接近此種推論，所差者不過數步罷了。德國的政權和另一個政權有什麼分別呢？它們并不十分令人可喜。它們都有其困難的因素在。人們通常的意識要人們把握住現成的事物做去，而不要我們等待將看到的才做。我們要從現在的德國來瞭解德國人，不能再像一九一八年那些戰勝國一樣堅持德國要成爲民主政權的錯誤了，這種民主政權，經過了若干時間就證明不能阻止德國退化至舊的不自由和極權主義的地步。在目前，因爲法國妥協的行動，而產生的憤懣使這種觀念受到了阻塞，畢竟這種事發生了，假如英國在較早之前和德國締結協定，歐洲也許可以保持和平的。

這樣的協定是在任何時期都有可能呢？這件事很關重要的。照我所知，英國在戰前與德國締結

任何協定，皆足以毀滅大英帝國；在目前亦然。希特勒政治的計劃的基石就是毀滅大英帝國。

大部份政客給予他們敵人心裏的一種想像的努力，其程度之小使人頗為奇異，雖然，最首先要件有效地以豫期到他的決定者，端在他們是否有能力把他們自身置在敵人方面一樣。假如一件事向來并未發生過的，他們就認為那是不可能之事；如果這件事很明顯地擺在他們面前，他們就極端不相信，以為這件事太過簡單，太過明白了。將來政治戰的元素，也和傾覆法國的同樣簡單。這個相同的計謀，仍然是不斷地工作着：那些向毀滅之路前進的人們還是完全盲目進行，他們的概念和語句，是由一個具有革命技巧的陰險的主人放在他們的心裏和口頭上的。因為他們淺薄，所以他們就以爲這樣的概念是他們自己的東西。

對美國的試驗

人們對於美洲的大陸的將來的見解，同樣地太過遲慢和太過輕易。唯有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纔能够有力量壓服虛無主義的革命，反對極權國家的專制政治，極權國家的恐怖政策和奴隸民衆的主義與統洲大陸治自由結交的民衆的概念。這兩種制度都有歷史的解釋。英國和美國的自由和民主主義，兩者不相同（法國亦包括在內）關於這方面的東西一半球的共通的元素，及它們的分別，在第·托克維爾（DETOCQUEVILLE，一八〇五——一八五九法國政治家和政論家）在很久以前發表他那篇研究美國的制度的大文中，曾有詳盡的說明。自從柏克（EEMUND BURKE，一七二九——一七九七，英國政治家，著作家）極力攻擊法國革命之後，誰都知道英國的民主自由和一七八九年法國所獲得者很小有共同性，法國的流血鬥爭，與一切太過類於恐怖主義的手段，獲取了自由，然後又失掉，又再獲得，今日又

把它再犧牲一次了。

盎格魯撒克遜的民主政治是很長久和繼續發展的產物。它的長成是從古代公共的自由和自治政府的方式而來。但法國的民主政治的來源和盎格魯撒克遜的適成一個正反對。法國的民主政治是和傳統分裂的產物。歷史的連續的分裂是不能壓服的。法國的民主政治是一個過激的新的開始。它是理想的，唯理論的。它帶着有理性的計畫的概念，向世界介紹了一個最有誘惑性的政治企圖。於是恐怖主義由此發生而為政治的一種策略。於是 *Tabula Rasa* 的概念由是發生，破壞一切現存的經過長時期漸漸而生的制度，和代替這種不合理的組織，這個歷史發展的產物是由激烈的，新的和理論的某些事物規畫出來。法國革命有其反抗現政府主義和崇拜真理的成分，遂成為歐洲大陸一切革命之母，以至布爾什維克主義和虛無主義，以及一種新的專制主義的源泉，這個主義伸展至干涉私人生活和個人最內層思想的範圍。

盎格魯撒克遜的領導的概念，是直接由中古時代自管和有自治力的團體以及民衆的制度孳乳出來的。從古舊的州郡以至英國的自治領殖民地和北美聯邦，一向都繼續着發展，從沒有間斷過。英國和美國都沒有經驗到什麼是大陸國家所暗示的。在俾斯麥以前的德意志聯邦帝國對於德國人是怎樣，它和普魯士或奧大利的是處於相反的，它並沒有改變而至於今日的蔑視一切中央集權，官僚化以及概略的發展的傾向。盎格魯撒克遜公共生活的偉大力量，和它那枯竭的更生權力，就是因為它的自治政府的機構並沒有變為一個統治的機關，而僅是被用為一種現代的需求。它們也許包含有弱點，但這些弱點却是真正實力的元素。唯有對於這樣的民衆才敢嘗試以統治這些龐大的土地，不致使人民降為奴隸，以從前認為僅能統治小量地方的自由制度統治他們，訓練他們與母國自由合作。服務的人們有其溫良態度的統治天才，他們鄙視用橫暴的手段，但他們也不容許有激烈或紛亂的事發生。

假如任何國家能够避免極權主義的誘惑所傳染的，無疑地必然是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國家了；然而它們並不如此。爲什麼不是呢？

盎格魯撒克遜民族的世界是有很多被破壞之處的，它已經受到根本破壞之苦，因爲有許多外國的思想和標準侵入了它似乎失去了辯別那一種是它們的，那一種是外國的事物的能力。例如理性規畫的概念，由它所屬的那個技術上的宇宙而未入社會的和政治的生活；它的本身高過已成爲歷史的一切，這個主張是由每一個改革而成，它是革命的。理性的規畫是一種原理，並非一種發明，它破壞過去的一切，毀滅歷史的連續；它無論到了什麼地方，一有了立足地它就替革命勢力準備好了路徑。

於是那裏便發生了一種新的羣衆的現象——大量無定的搖動的一羣，他們是沒有附着的；這一批羣衆不只是大城市的人民，而且也有鄉村裏的人民和小城鎮的農人與外國移來的殖民，以及智識界的中心，這些羣衆的獨特性質一旦出現，一切較高的特質就消失了；它們的地位被原始的感情取而代之，過度願望得到安全和要求得到快樂。羣衆這種發展的意義，對於一切人類文化的繼續存在大有危害，在過去二十年來，我們對此已很熟識了。是這個，而并非希特勒的險惡進攻使人類的文化受到致命的危險，如果沒有羣衆的興起予希特勒以便利，則希特勒的進攻不致成爲危險性的。

這裏有一個機會可以給希特勒襲擊美國，希特勒也許希望遲早就進行軍事行動，但是他的想像的特性又從內部再次受到毀滅了。理性的規畫很成功地擁護它的主張爲政治領導的最高科學，那些由環境使然的情形和限制已失去其標準性。羣衆把他們環境裏的局部的和歷史的元素拋棄無遺，於是發生的地位使過激思想很快的發展起來。

希特勒認爲不久他就可以看到美國發生大革命的象徵。他深信觀這個念，他不顧慮人們屢次向他警

告，即如蒂森（Fritz Thyssen 德國工業家，納粹經濟審議會委員——譯者註）就對希特勒說過，德國應該用盡方法以獲取美國的同情，任何足以使二國破裂的事情都不許有發生。此種議論由那些政治家提出，接着就有一連串的辯論，假如德國能夠獲得幫助，甚或得到美國的容忍，則比較上也容易獲致英國的贊同。這二件事對於德國欲完成它的公正合理的要求，而不致發生戰爭，實在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個戰爭很難避免演成世界戰爭。

但是希特勒對於此種概念不予以重視；他不承認美國是一個舉足輕重的強國。他并不敬服美國。他對美國的感覺是一種完全鄙視和不願意承認美國具有重要技術能力的國家。他鄙視美國的政治制度。他鄙視美國的一般生活，認為美國的生活是危險而未開化的不論南美或北美，尚未達到政治或社會的成熟期；它們要達到政治與社會混合的型式，還需要很長的時間。不論美洲大陸發生任何事情，而偉大的事件的來臨還須有待。美國政治生活這樣的永久固定的元素，似乎顯露不出有什麼真實性；它們不過是一些意造之物，在任何時候都可以掃蕩一空的。這看來來完全可能的，也許由反動的力量對抗美國政府的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自由，而實行一個極端嚴厲的訓練和強制執行國家機構集中。美國一旦發生了政治的紛亂，什麼事就會跟着發生的。於是長期的騷動不停地繼續着，一切陷於停頓，技術工業的組織完全崩解，只存外表的力量而已。到了這個時候，也許產生了一個原始殖民地的新階段，甚至也許會使國家復元，因為它回到農業的社會狀態，它便可以永久生存。所以。希特勒認為國家社會主義應要努力早日在美國獲得穩固的立足點以影響其發展。國家社會主義不能漠視美洲大陸的命運；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處孤立的地方擁有大量資源和經濟自足如美洲的。這需要把美國拉來站在那些年輕的國家那方面。要辦到這一點，非把現時的民主政權銷滅不可。

希特勒屢次對他的親信表示，他并不害怕美國是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因為他有法子在任何時間向美洲大陸發動一個空前的大革命。美國的命運遲早就要面臨，大規模的崩壞和暴動將是一種新的前途的起點。當有人問他這種事是怎樣會發生的，希特勒便列舉許多事實以為回答，此等事實在德國很少有人能夠知道的。他指出被滅絕的民衆繼續增加，毀滅舊世界的殖民和他們那些社會政治的觀念。他又說，那些在事業方面失望的人們，和經濟鬥爭的人們就是一支大軍隊，這一個階級在任何地方造成了新革命實力的貯藏所。於是這裏又有一個完全不識不知的青年們的特殊世界，這個世界是那些冒險者和賊黨的。有一件偶然之事對於個人是頗關重要的，那就是他們以施行殘暴使人磨難以來取樂，在納粹的優秀人員的眼中看來，美國簡直是一個暴露着的殘忍的世界，在那裏，奪取權力的意志和使用那無情的暴力的準備，祇不過是用一層薄膜——社會習俗——所遮蓋，在無論什麼時候都可以把這層薄膜戳破的。這是怎樣一個含有傾覆性的宣傳，製造革命幹部的機會啊！那些違禁販酒的人以及私運古物的人們都可以用金錢收買的。那兒有無數的人見了金錢什麼事都能够做出來。那些政治的「黨魁」，在處理投票之時大做其生意經，似乎和納粹黨的概念有密切的關係。

於是，希特勒會繼續說下去，所有國民的區分，那些由歐洲來到美國的民族，在他們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還沒有完全美國化，他們大都聚居於大城市的 *Ghettos*（猶太人所居之地）區域，他們很容易受到各種宣傳；或是那些依然和祖國保持密切接觸的人們，各自對其祖國效忠，在這個時期那是最危險下過的事。一個國家的民族雖然有其長時間的國民傳統性，但這些人民的忠順可以受到動搖，被引誘而拋棄他們一切的政治信仰，何況那些移居在美國的殖民對於新大陸的政治社會的觀念還沒有受過極深的影響的呢？

最後，希特勒也許指出美國並沒有留意到任何軍隊的準備行動，以及沒有任何嚴厲的訓練使個人主義和無限的自由得以平衡。腐化和唯利是視的人，到處皆是，甚至上流社會裏也不能免。集中力量在做敏捷的生意只能使人民中和，這在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也是這樣，藉此使革命的運動得以暫時不發罷了。美國也有其野心，著名的人物只要給他們意識到他們是愛國者，就可以把他們收買的。當遇到那一切表明不幸和有缺點之時，那高喊「美國，醒來吧！」的呼聲，對於這些人是很有效果的。希望從不幸中把美國拯救出來，這對於那些在絕望中的愛國者是一個誘惑。

在德國，納粹主義從那些「積砂」(DRIFTING SANDS，德文爲TRIEBSAND)分子中獲得成功，那些大量非政治的民衆，受了戰爭和通貨膨脹的剝奪，一切都消失了，中層階級已沒有希望，小職員和官吏，比較中下層階級和普羅階級希望稍多。這一大羣經濟的政治社會的和道德的「積砂」，在美國特別來得多。而美國不再是一塊無窮的幸運之地。舊的緊張的元素依然存在，反而又增加了新的：種族問題，黑人問題，南北州和東西州的不和的問題。希特勒認爲種族問題對他有很大重量的幫助。他相信美國的不和產生的內戰，至今尙未能和好。希特勒以爲最好是引起民族之間的裂痕，好像在德國的一樣，使民族中的舊仇宿恨復生。他似乎認爲美國有回復到較古舊較好的社會型式的可能，於是把美國那部份懷疑現代羣衆的民主政治和追念他們祖先往昔那些浪漫的較好的充實的生活的民衆爭取過來。

最首要的還有猶太人的問題。好像在德國所做的一般，恐怕猶太人在城市佔了人口的大多數，而猶太人又極成功，所以進行排猶運動，但在美國要煽動排猶用此以爲推動革命的元素，這似乎太過像小孩子玩耍了。納粹主義的活躍的排猶運動，逐漸的獲致一種完全非法的程序，斯特里塞爾(CVILIUS STREICHER)德國政治家，排猶運動的急先鋒——譯者註——的報紙就是其中的一個元素。這是向世界設立宣傳

的第一個有力的機關。我們已經看到法國有顯著的排猶運動了，此外又反對互助團（FREEMASDNRR創於中古的一種秘密組織，以友愛互助爲目的）使特勒得告成功。波蘭，捷克，奧大利亞都發生這樣的事。無論什麼地方發生排猶就是惹起紛爭出發點，破壞政治的團結，準備向資產作革命的進攻的一條路徑。

我並非評判希特勒對美國的觀念是對的還是錯的；我所說的僅在指示這種觀念的背景罷了。希特勒所說的只不過是他的片時的反響，即沒有什麼重要性的。其中有些也反映到他的左右的意見，而希特勒并不常予以否認。美國人民怎樣反擊虛無黨人的威脅，那仍是整個世界最火急的問題。如果謂這個威脅只是用飛機進攻，企圖侵略，或大規模的破壞行動，那完全是誤斷的。

這種危險的事情確是存在。技術上的可能也將在這個戰爭的過程中擴張，政治上的機會是那麼有利，於是遲早就會有另外一個大陸的武裝軍隊可想像地把美國占領了。但是最真正的威脅是革命的行動，這行動和法國所經驗到的，或英國將可能發生的完全不同——而是一個大革命的行動。外國的概念和虛無主義革命的口號也像任何革命的口號一樣，是最先的一種自由和新秩序的工具，對於羣衆很有影響的。這裏不能再有孤立了，孤立了很久以前銷滅了。由這方面看來，美洲大陸不管它的願望如何，主義如何已經是站在爭鬥之中了。沒有什麼宣言可以使美國人民放棄參加這次鬥爭的。美國不有所行動，不攻擊納粹主義和它的革命，這無異是贊成這樣的革命而幫助納粹統治世界。這也許就是希特勒觀察美國的意見，美國只有二條選擇之路，實行好像納粹德國的獨裁，或是投身於一個本國固有的布爾札維克主義的組織。

希特勒的觀念即使是完全錯誤也不能小視的。在目下的時候最不幸的很容易受到歇斯的里亞和暗示

的影響，這樣能夠發生政治的結果，此結果也許被視為完全沒有達到，但其真實性也不會減少的。羣衆集體潛意識的現象，應予以密切的注意。在潛意識的心智進行中，存着一種羣衆歇斯的里亞和狂熱的假創造力（Pseudo-creative power），準備突然製造一個即使有理性的人們認為不可能的世界。假如美國的人民依然拿起槍械保護其自由，而不單是打開支票簿捐贈一筆頗爲可觀的款項以購買新革命力量的恩惠——那末，美國真的用不着害怕有虛無主義革命的結果。美國當然有它那廣大的土地一種有力量的緩衝地方以抵抗革命的進攻。這也許只是局部的企圖。但以美國廣大的土壤可以掩護大政變，進行托洛斯基主義的幹部組織，在當局能干涉之前占據重要中心區的政權。美國的物質和民氣的資源非常偉大，可說是世界上最大的了；但是他們仍未有組織，在某種型式上他們聯合的防衛是不可能的。也許美國現存最好的組織就是民衆中某一部分不忠順於現政權的人們。政變和革命的行動能夠成功，還是靠一個有組織的少數民衆克制了沒有組織的多數民衆。（高貞白譯）

謹防蘇聯

（下）

Henry C. Wolfe

三

截至目前爲止這次戰爭的真正勝利者是史太林。他不單在西方邊界上併吞了一大片土地，他還操縱着歐亞的平衡力量。那個在明興會議裏被人冷落的人，現在世界上每一個強國都反轉來討他的歡心了。暫時拉攏這個赤色沙皇，已成爲今日的唯一法寶。德，意，英，日，美各國，都希望獲取這個共黨獨裁

者的援助，來擊倒對方敵人。她們都向克林姆宮提出許多寬大的條件來。

讓我們再重複一遍，德國在對蘇交涉上，已經不啻一次的忍受了屈辱。沿波羅的海與多瑙河區域，納粹早就視爲德國生存空間的，可是這次祇能呆站在那兒，乾瞪着紅軍奪了過去，不則一聲。前時常以散發訕謗蘇聯領袖爲能事的希特勒宣傳機關，現時已改取同志的語氣了。在褐色與赤色的獨裁者中間，正是表現着多麼熱烈的合作精神啊！多麼友愛的了解！柏林的官方公報，在莫洛託夫十一月訪德以後，便聲稱「雙方意見的交換，全在一種相互信任的空氣下進行」。可是這並沒有瞞過土耳其人。土耳其當局對於東方式外交的紆曲方法，也是知之有素的，所以他們在這婉曲的詞句下面，早就覺察了其中的弱點。他們可以看到，莫洛託夫獲得的妥協，十中八九是從希特勒那兒勒索出來的，史太林同志就挺喜歡索取酬報。

至於英國對史太林的態度，可說根本矛盾衝突，一方面希望獲得蘇聯援助戰勝德國；另一方面對蘇聯的侵略波蘭與芬蘭，抱着絕大的憎惡。尤以英國的外交軍事使團：在克林姆宮前鵠候傳見的時候，蘇聯便無禮的宣布了德蘇協定。英國人對史太林這次倨傲的態度，特別懷恨。倫敦公開的對芬蘭表示同情。不過英國實在更急需同盟國家來抵抗德國，去年夏初，倫敦任命左傾的克列浦斯勳爵，爲英國駐蘇大使。據說克林姆宮的朋友，都說他還算沒有一偏見」。英外交部也相信英國要是有什麼人能够獲取蘇聯的援助，必是克列浦斯無疑。英大使蒞蘇，至今已好多個月，可是連獲取蘇聯對英好感的一些成就都沒有達到。

日本是一逕以防止共產主義侵入遠東的保護人自居的，現在却也孜孜不倦的向莫斯科獻殷勤。日本自從深陷在中國長期戰爭的泥淖，對美外交也逐增困難以來，東京方面便轉向莫斯科活動。日本人不再

談稱他們奪取海參崴的計劃了。去年十月，日本派了一個新大使建川到蘇聯去，他的公開使命，便是去和蘇聯締結一份協約。日本人逐漸明白，日本的外交政策，已經將日本人放在史太林的掌握中間。他們最後在發狂的努力緩和蘇聯了。

意國的法西斯黨員，許多年來便誇稱：他們的「羅馬進軍」，是將意國從赤化的危害中拯救出來。這位愛好誇大的黑衣宰相，竭力主張派遣意軍至西班牙，和共產黨作戰。他加入反共公約。意國的一家報紙，曾發表一篇典型的侮辱蘇聯的文字，這篇文章譏諷道：「蘇聯人民並不是和我們相同的人類。他們祇是被人家槍斃，被逐與腳踢的材料罷了。」可是現在意大利也正在對英作戰，而在機槍前面的法西斯軍隊的軍事力量，至今並沒有表示出一些光榮的成績來。所以羅馬也成爲莫斯科的一個熱心安慰者了。譬如，在十一月七日，外相齊亞諾黑衣宰相的女婿，便親赴羅馬的蘇聯大使館，祝賀共產革命的二十三週年紀念。蘇聯人民「享受着魚子醬與齊亞諾」，在羅馬的外交界，會成爲一時的笑柄。

自從蘇德協定成立以來，美國對莫斯科的政策，表示既不立即安撫，也不澈底的反對。當紅軍侵略芬蘭的時候，華盛頓即時對蘇聯實施「道義的禁運」。羅斯福總統對聚集在白宮廣場上一羣美國青年代表說：蘇聯「和世界上其他的獨裁國家一般無二。」七月二十二日，在史太林奪取波羅的海三小國以後，代理國務卿威爾士，曾嚴厲指摘蘇聯的行動，並且責備蘇聯，這三個小國的自由與土地完整，已被「故意的絕滅」。不過美國撤回駐德大使，雖已有兩年以上，可是美國的駐蘇大使，則至今仍駐在莫斯科。華盛頓當局彷彿在德國的侵略與蘇聯的侵略中間，加以某種區別似的。

同時蘇聯也一逕向美大量購買某種戰略上的原料，特別是棉花、銅、石油與機器工具。這許多貨物是經由海參崴而運入蘇聯的。同時蘇聯也得履行對德的條約義務，供給德國以棉花，石油與其他重要

戰爭原料。莫斯科能够而且願意給予德國的經濟援助，倒底有多少，這是雙方嚴守的軍事秘密。不過我們儘有許多理由相信，蘇聯在某幾種方面的援助，數量是頗爲鉅大的。至少英國經濟作戰部是如此想法。在一九四一年正月十五日，英國經濟作戰部宣稱：「某幾個美國生產工廠，正在間接的援助德國，因爲他們將德國短缺的商品，售諸蘇聯。」所以美國的安撫蘇聯政策，和竭力援助英國的政策，成爲衝突。

美國的棉花不一定運至德國。美棉每年是留在西伯利亞，作爲當地的消費。不過蘇聯可以將同量的土耳其斯坦出產的蘇聯棉運給德國。石油的情形也是一樣。從美國運至海參崴的石油，可以留作蘇聯遠東省份使用，這樣就可以不必遙遠從高加索產油區域運來了。蘇聯政府則可以用自己更多的石油，去掉換德國的機器與軍械。

一九四一年正月二十一日，美國取消對蘇的「道義禁運」。史太林對他的轟炸芬蘭，與侵略波羅的海三小國，波蘭與羅馬尼亞，却並沒有絲毫後悔的表示。華盛頓對於另一個侵略國家，日本則並沒有放鬆其經濟的制裁。有許多觀察家相信蘇聯至今仍無法購得飛機。原因是所有製造的飛機，好幾個月以前，早就給英美與其他反抗侵略的民主國家定購了。依照他們的觀察，美蘇間的經濟關係，並沒有什麼真正的變動。可是誰都看到美蘇間的政治關係，正在變動中。那算是對付日本的進一步警告。不過隨你喜歡叫它什麼罷，那終究還是一種綏靖蘇俄的方式。

四

自從進侵波蘭，波羅的海三小國與多瑙河流域以來，史太林一逕在準備些什麼工作呢？這位赤色的沙皇正在忙着加強他的經濟地位與建立他的軍隊。根據得自蘇聯的可靠消息，共產黨人正犧牲其他一切

的活動，以全力擴軍，芬蘭戰役將蘇軍的弱點暴露無遺，所以史太林決心加以改善。在目前，蘇聯軍官比較上已沒有前時隨便殺戮的危險，在蘇聯社會上的威望，亦已提高至一個新的水準，蘇聯的官兵，也不時有人在那兒提醒他們，「社會主義的祖國」，是在「另一世界進攻的無限制的危險中。」我們是處在一個被困的堡壘裏面——蘇聯主席加里寧這樣說：「不錯，這個堡壘很大——佔全世界六份之一，不過其餘的六份之五，都是我們主要與兩不相容的敵人」。當蘇聯政府不斷向其人民宣傳「聰明的史太林和平政策」，有時也會提醒他們「蘇聯的勞動者，不要忘記資本主義者的包圍」！

「社會主義者的農業」的文章，是另一種國內用的宣傳；「資本國家不單派了許多偵探與恐怖份子潛入蘇聯，敵人還想盡一切最詭秘的方法，設法破壞一切可以破壞的東西。帶有病菌，虫害的種子，檸檬與番薯，都混充行李的運進蘇聯。……不過敵人種種惡毒的計劃，是不會有實現的希望。」這種農作物病害病菌的萬惡輸入，指的是英義兩國。這種宣傳的作用目的在鼓勵製造軍用品的狂熱，鼓勵軍兵去熱心實施政府的命令。

自從德蘇訂約以來，從蘇聯報紙與克林姆宮中人的言論看來，誰都會相信英國是蘇聯的主要敵人，去年八月莫洛託夫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中的演說，即是一個例子。這個人民外交委員長說：「我們如果將英國對蘇聯的一切敵意的行動來說，英蘇關係的好轉，簡直不能想像」。照莫洛託夫同志說，德蘇關係則極好，「英國想削弱這種關係的努力，勢將全歸無用。」

蘇聯政府雖是痛責英國的「挑撥」，蘇聯的統治者也明知英國對蘇目前並無威脅，現在能够嚴重危害蘇聯的祇有德國一國，德國和蘇聯隣接的國界從波羅的海起直延至匈牙利。共產黨人十分明白，如果德國在英倫海峽失敗德國很可能絕望的回轉頭來，東向攻擊史太林的帝國，希特勒或許會因掩飾其西方

的失敗而出此；或許會因不讓其大軍停滯而出此；或許會因攫奪更多原料與食物而出此都很難說。此外莫斯科政府中人，也都曉得阿爾弗萊特，盧森堡，那個極力主張對蘇作戰的領袖，在納粹政府中間，仍舊握有頗大勢力。蘇聯官員也曉得，希特勒早就組成一個以舊時帝俄大將，史克羅派特斯基爲首領的，烏克蘭軍事組織的幹部。這個準備可以用來發動一個「事件」，而德國即可利用這一事件，作爲進攻烏克蘭的藉口。

蘇聯政府已經採用無數的方法，來減少納粹東進的危險，第一點，史太林派了他的一個同鄉，德康諾索夫同志（Dekanozov）做蘇聯的駐德大使，那位大使就和他的主人一般的狡滑。第二點，蘇聯在南斯拉夫與保加利亞竭力鼓勵南斯拉夫運動，在舊時捷克省份，資助共產黨的組織。在挪威，波蘭，與其他納粹的侵佔區，在羅馬尼亞，鐵衛團的左翼裏，包含極多的共產黨成份。這個國家近來的流血暴動，彷彿就是鐵衛團裏的過激份子所發動，這可以暴露出蘇聯指使的事實。德國侵佔區這許多擾動，都可以分散希特勒的祕密警察，警衛軍與衛戍兵的力量，他們使納粹黨員忙於建立軸心「新秩序」的工作，這樣納粹份子就沒有多大時間，來干與莫斯科的事情了。

史太林竭力在經濟上援助希特勒，目的就是使戰爭可以延長下去。蘇聯政府可以料定德國的陸軍長官，正在對德國元首勸說，德蘇繼續維持良好關係的必要，如果能夠繼續從蘇聯獲得供給。那比較用軍事征服的冒險辦法高明得多。史太林還可以料定，以後美國對英援助增加，（希特勒又不能及早攻下英倫），那末德國將愈加倚賴蘇聯的經濟援助，史太林最害怕的是：不論那一方面突然獲得勝利。如果必須增加對德援助，藉此延長英德戰爭，史太林會毫不躊躇的辦到。在十八次共黨大會裏，國外貿易委員長米高揚，曾公開的承認：蘇聯的貿易「直接依賴於政治上的關係」。

在德蘇關係後面，還有一個維辛斯基同志，在美國沒有人知道，可是在德國異常聞名的一個人物。這個人民外交副委員長，是史太林準備一旦對德反臉，與英合作時捧出台來的人物。現在站在幕後的維辛斯基，就像幾月以前站在李維諾夫後面的莫洛託夫一樣。如果莫洛託夫退職，政由維辛斯基繼任，那便是史太林實行改善對英國關係的象徵了。納粹黨人知道這點。旁人也都知道這點。這便是爲什麼在伊斯坦堡，蘇斐亞與貝爾格拉特流行着「留心維辛斯基」！這句話的由來。

同樣的，如果今年德國打敗英國，莫洛託夫或其他補缺演員，當然會仍舊繼續對德合作，不同的是這次却要依照希特勒所指示的做去了。

美日兩國能够發生戰爭，蘇聯真是最高興也沒有。這樣在蔓延極廣的戰爭中間，祇有蘇聯是唯一置身局外的大國，蘇聯不單解除了一切東來西來進攻的危險；莫斯科的地位，更可坐收戰爭之利。史太林可以坐觀「另一世界」的敵人，在自殺的戰爭中相互殘殺，結果直接幫助共產主義的傳播，史太林赤化歐洲的夢想，也就可以更加接近現實了。

許多美國人都還夢想，如果美國一旦對日衝突，蘇聯會來幫忙。這種樂天的期望，或許可以鼓勵美國人在遠東採取一種更堅強的步驟，否則美人或許不會那麼態度強硬的。對日戰爭或許是不能避免的。這篇文章不想對這問題多加論列。不過如果我們能够將一種現實的意志去替代一廂情願的思想，我們的計劃上便得刪去蘇聯援助的一項。我們如果想避免失驚，不必的損失，和代價鉅大的錯誤，美國的作戰計劃，便得完全以自己的實力爲根據。我們不要希望從莫斯科能够獲得什麼援助。

讓我們將一切感情撇開一邊，我們應該認識史太林倒底是怎樣一種人——他是一個現實外交的實行者，他是將東方或外交的詭譎與陰險和一個權謀家的冷酷殘暴合併起來的現實政治家。他的目標是世界

革命；美國的目標是建立在國際正義上的世界和平與安定。這兩個計劃是根本勢不兩容的。我們若想避免鑄成大錯，我們必須承認柏林與莫斯科是繼續採用劫掠方法的醜惡事實。他們正在實行狼狽為奸。再說一遍：如果雙方能够有好處一天，這兩們獨裁者便會繼續站在一起，對付它們的共同敵人：西方的民主國家。

這次戰爭是史太林傳播他的革命的帝國主義至歐洲與全世界的絕好機會。史太林的不變主張，是盡力從戰爭中獲取利益。此外值得注意的，還有一點特別有利於史太林的心理因素，那便是德國作戰的勝利即亡的堅決精神。這種孤注一擲的賭博或許會毀滅他們，可是這樣思想中還存有取得賠償的勝利意味在內，那便是他們的失敗，亦即是歐洲毀滅的開始。這種心理，使戰爭延長下去，來完成史太林的目的。如果這次戰爭，結果德國覆敗，納粹的領袖，會將他們的祖國，拱手奉送那個赤色的獨裁者。而一個赤化的大德意志，是值得史太林繼續保持非戰國地位的努力的。

美國人還能容許那種一廂情願思想與對蘇綏靖政策，來作為美國對蘇關係的指示嗎？除掉頭腦冷靜的與聰明的現實主義以外，美國人還能用其他方法，來處理這種情勢嗎？（唐錫如譯）

共產國際的幾次轉向（下）

Max Eastman

至一九二四年尾，這極端革命主義便開始被放棄了。一九二五年，又發生了一次普遍於全世界的向右轉，而這一次又比一九二二至二三年那一次更為極端。「赤色工會國際」裏的多數黨黨人，便立刻跟全世界除美國之外最「黃色」的英國工會首領們一起參加著名的「英俄委員會」。在這裏，他們便以俄

羅斯革命的威信准許將一九二六年的英國總罷工取消。同時，美國的黨又企圖跟拉，福萊志（La Follet）們的農工黨拉攏。波蘭的黨又從左邊來幫助軍人獨裁者皮爾蘇自基（Pilsudski）取得政權。

我們再把一些嚙噬的細節跳過吧。我們只須知道，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又發生了一次普遍的革命羣衆運動；並且這個運動又一次的被那個不切實際的組織所破壞，所斷送了。

說出來幾乎叫人不敢相信，到對革命的出賣已經做到完全的地步，到客觀危機已經過去，到羣衆行動的全部希望都已經死滅了的時候，他們却立刻來了一次極端的向左轉。從一九二七年夏季起，不僅在中國發動組織蘇維埃，準備武裝暴動，即對整個方面，克列姆林宮的司令台亦宣布全世界已臨到一個新的『內戰尖銳化的第三時期』。而這一次，以前的向左轉所達到的限度又被超過了。幾乎有六年之久，共產國際即代表着列寧所警戒的『共產主義左傾幼稚病』的一切特徵。跟民主社會主義的和改良主義的組織的任何合作方式都絕對禁絕。各國的黨時常把全體幹部人員開除，有時候甚至把全體黨員都開除。『社會愛國主義派』或『資產階級的第三政黨』。現在又得到了一個更難聽的名稱，叫做『社會法西斯派』。他們被人用一種幾乎是不可信的語言來排斥着並誣蔑着；他們不僅被排斥而已，甚至還遭到肉體的攻擊，他們的集會又常被黨徒們所破壞。『第三時期』的主要攻擊對象並不是資本主義，而是各社會民主黨所代表的民主主義，他們的意思是這樣的；社會民主黨和法西斯黨二者比較起來，法西斯是較小的奸惡。一九三一年春天，德國共產黨遵照了莫斯科的命令，實際上可說是加入了希特勒的國社黨運動，來推翻一個由社會民主黨人處着控制地位的普魯士政府。

一九三三年希特勒抓到了政權，共產黨人不但未能對他稍示反抗，甚至還擁護他的登台，以爲這是向工人革命前進了一步。在社會民主黨已被希特勒所解散之後，共產黨人卻仍然把他們罵爲勞動階級的

叛徒。當社會民主黨黨人已被幽禁在集中營裏的時候，共產黨人還在罵他們計劃「跟資產階級作新的奸惡的合作」。甚至在幾個月之後，當奧地利的社會黨人英勇的起來對一個反動的獨裁者作武裝抵抗的時候，共產黨對他們的責難還是沒有停止。捷克黨的首領曾這樣寫道：

「第二國際的各政黨企圖利用奧地利無產階級的血以謀自己的利益，企圖用這些血來彌補他們自己的不斷出賣和罪惡。但事實卻判定了這些惡漢與叛徒的罪狀，事實無可爭辯的證實了奧地利社會黨已將無產階級送到法西斯主義的刀口邊去。」

引證上面這段話的薄爾克腦提出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說：「如果共產黨人不鬥爭而社會黨人鬥爭，那麼整個國際運動的分裂又有什麼好處呢？」但是問題實比這話還要嚴重得多。共產黨不僅沒有跟反動鬥爭，他們甚至參加在反動方面鬥爭。在一九三四年同一個二月間，當奧地利社會黨人正在民主主義的戰線上困鬥待斃之際，法國共產黨卻參加了極右翼的反動派，一起武裝進攻議會，企圖推翻激進黨的政府，並且如果事實上可能，甚至也願意推翻共和國。

這是從一九二八年開始的左傾運動所達到的最遠限度。進攻議會是產生於一九三四年二月到日。到二月十二日，法國共產黨又跟「黃色」工會首領聯合號召總罷工；這是一種跟「惡漢與叛徒們」的合作動行，在這之後不久，後他們即不僅將瘋狂性的反民主運動（這運動會使他們加入了希特勒的營陣）放棄，同時亦將無產階級革命的目的，主張，及企圖全部都放棄。現在他們不僅是跟民主社會主義者採取了「聯合陣線」，更進一步的，他們是跟一切用任何形態來信仰「民主政治」的人們造成了一種「人民陣線」。這是跟階級鬥爭的基本原則以及整個馬克斯主義的社會觀與歷史觀相衝突的。這在斯大林對羅伊、荷瓦特（Roy Howard）的談話中達到了瘋狂性的最高點。他說，多數黨從來沒有想要來一次世界革

命，這整個事情都是一種『悲喜劇式的誤解』。

在人民陣線的口號之下，共產國際的勢力便進入了各民主國家的政府、教育、及宣傳機關中去，所以漸漸成爲一個強大的勢力。於是又一次（這在共產國際的歷史上是第三次），一種真正的革命運動又在它的行動領域之內發生了。西班牙的工業大眾揭竿而起，不僅反抗獨裁，並亦反抗資本主義國家。共產國際現在不但跟社會民主黨聯合起來鎮壓革命；他們比社會民主黨還要進一步，甚至從右翼的立場來攻擊社會民主黨，因爲它熱忱的要維持西班牙的民主政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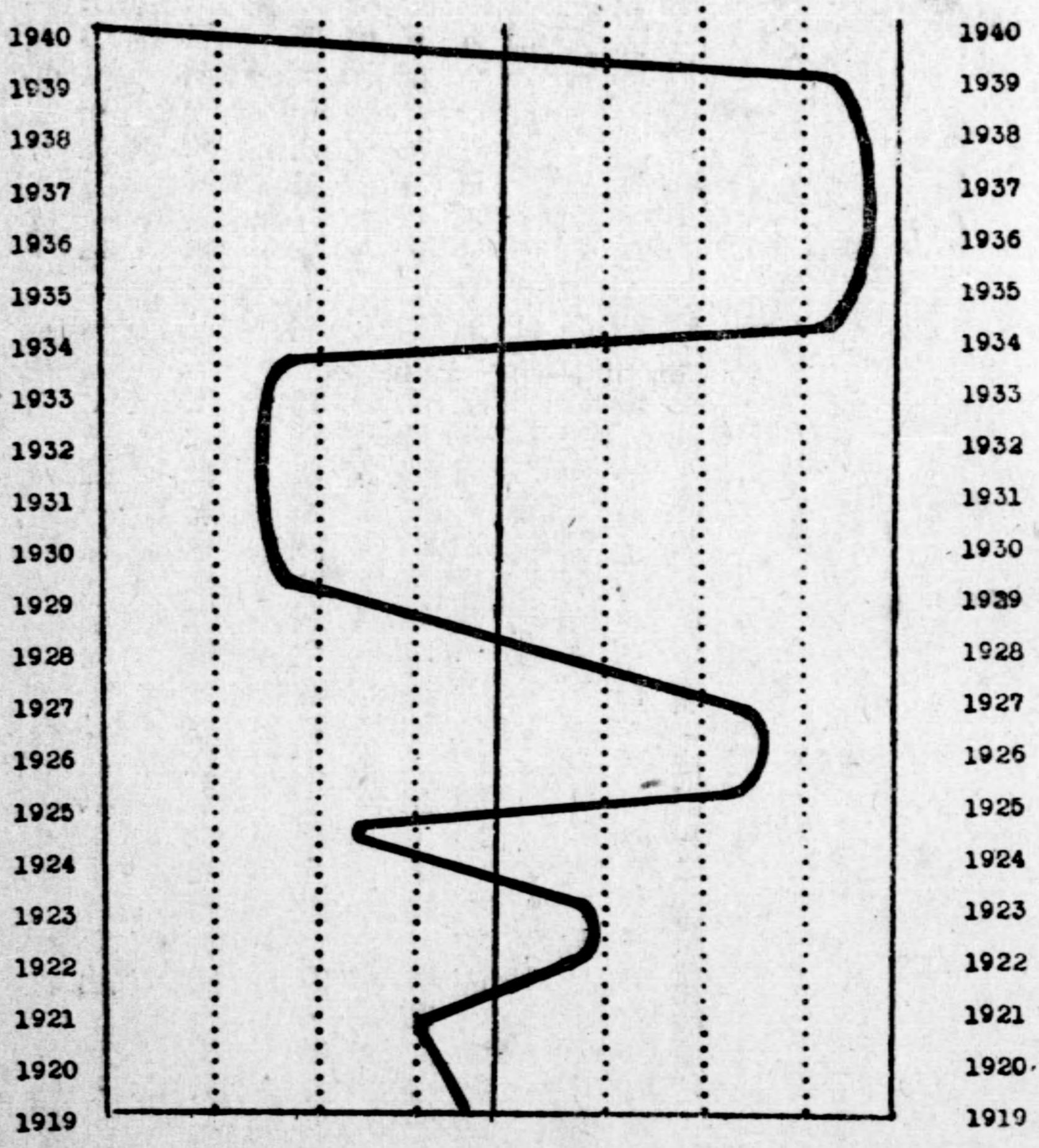
這個極端右傾的時期（在美國是包含了在選舉中擁護羅斯福，並擁護新政治以反對它的社會主義的批語者）從一九三四年一直延續到一九三九年。一九三九年秋季，共產主義的祖國忽與國社主義的祖國簽訂公約，於是，民主主義的口號又被共產國際所放棄了。九月間，美國的厄爾·勃勞特（Earl Browder）宣布又要『急速向社會主義轉進』，於是美國人纔知道現在又開始了一個新的『左傾』時期，一個第四時期，在這期間，除了德國之外，共產國際若尚有殘餘勢力存在，便將又一次的把它使用來做猛烈的世界革命的工具。

除了列寧的死之外，我在這裏故意不提共產國際的接連幾次『向右』或『向左』的大變動之任何特殊原因。就領導權方面說，其中最明顯的一個原因便是：這個組織雖稱爲國際，而實際上却是由莫斯科來控制着。俄羅斯外交政策的變動，以及莫斯科黨政的反響，我們都能在這幾次政策的突變中意味出來。但是這個組織居然於經過這些變動之後還能存在，它領導下的羣衆居然會做夢一樣的跟着走，這却須要另費一番解釋。我想，歷史上恐怕從來沒有一個組織會經過類似的過程。我在附頁裏畫了一個圖，你可以在圖裏看到那弧線所經過的每一個轉移，無論是朝着那一個方向的，都比以前更爲極端，弄到後

來，在新時期開始後，差不多總把前一個時期的一切主張都放棄了，原先的信條及其動機往往變得一點兒痕跡也不贖。在極端左傾的時候，它是以加入法西斯運動的方式來背棄了工人革命；在極端右傾的時候，它是以加入反馬克斯主義的民主黨運動來背棄了工人革命。

共產國際的歷史，縱然祇是一個概要，亦顯得像一個垂斃的理想之死的戰慄。就深刻的意義講，我以為這比擬是極其確切的。那理想便是：一個更高的民主政治，可以經過反民主的革命程序來達。我們已看到，這是一個俄羅斯的理想，是「民意派」的組織原則跟馬克斯主義的經過工人階級的鬥爭而進化的體系這二者接合起來纔產生的。而馬克斯主義哲學的本質當然也容許這麼一種接合，所以我以為這難題的本質其實也並不是在於那個理想的俄羅斯性，甚至亦不是在於那個組織受莫斯科支配。那本質是在這裏：那些相信民主，並希望使它變得更為完全的人們，他們所採取的辦法却會把現在所有的一點民主毀壞，同時又否定了他們自己身上的一切民主主義本能。

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謂「左」與「右」的意義並不是很單純的。「左」是表示為要對更高的民主觀念效忠，就不妨採用最反民主的行動。「右」是表示願意損削更高的觀念，而祇抓緊了現在所有民主主義。人們對於經過反民主的行動以達到更高的民主這種可能性的信仰漸漸薄弱（這是俄羅斯試驗失敗的結果），於是，抓住現有的民主與採取反民主手段這二者的搖擺不定，便成為極自然的事。這種搖擺將愈變愈極端，也是極自然的事。同時，那最後一次搖擺會使一切忠實於民主主義的人們全部脫離，另一方面却會把那些迷戀反民主手段的人們引進暴類的營帳中去，便當然也是極自然的事了。（行）



主法 主的反 主暴 命黨
 義西 義狂民 義動 主的
 暴主 義革

妥 會民主 本自由 義資
 協 主義社 主義資 反本
 動主

左

右

一九一九年三月：成立

一九二〇至一九二一年：『二十一條』極端革命主義政綱——民主社會黨人被斥為『社會愛國主義者』

一九二二至一九二三年：與民主社會黨人採取聯合陣線——支持各國『工人』政府——壓制德國革命

一九二四至一九二五年：從左翼立場不關心民主政治——民主社會黨人被斥為資產階級政黨——愛

梭尼亞暴動——布加利亞炸藥案

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英俄委員會幫助阻制英國總罷工——與拉福萊志妥協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四年：民主社會黨人被斥為『社會法西斯』：被誣讒又被襲擊——與法西斯黨採取聯合行動——與法國反共和各黨採取聯合行動——不抵抗希特勒

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九年：與一切民主黨派合組人民陣線——支持羅斯福——從右翼立場來攻擊民主社會黨——斯大林否認共產國際需要世界革命

一九三九年起：斯大林希特勒公約——勃勞特宣布『向社會主義急速轉進』